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六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王傑弟：（原名普慶）汾西河鏈村人，你母你妻查詢你的下落，望見報後速與家裏回信，如有知者望告　兄王雷波

陸式蘅（維藩）王綸宇各位：周韻初

北平一別，倏已十年，現在何處？近況如何？凡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信寄冀中區華北聯合大學王玉夫同志轉交。　王逸民（王平一）

王家駒弟：（現名呂龍）二十八歲，洪洞縣河西南馬駒村人，見報速來回音，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來信交石樓一區區公所轉交　姐王琍乾

范錫森弟

我現在晉察冀貿易公司工作，見報後，希即來信，寄晉察冀貿易總公司轉我即妥。　愚兄范菊秋

黃河畔上黑峪口

千餘農民揚眉吐氣

大地主惡霸劉象坤被清算

（本報訊）八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黃河畔上的重要渡口，興縣黑峪口村，八個自然村的千餘農民及水手工人，舉行了空前盛大的聯合鬥爭地主階級大會。當四鄉的羣衆湧向會場時，看到場子正面，桑樹與棗樹間，懸掛着奇艷奪目的皮毛、泥絨、綢緞衣裝……背着地主階級多少年來，從農民身上搾取的血汗展覽品，氣憤的喝着：「狗日的地主們，不知從那裏鬧來這些東西?!」有的人斬釘截鐵的說：「那裏鬧來？從老百姓身上鬧來的！」當羣村羣衆把地主數十個元寶擺在桌子上，讓大家參觀時，人羣擁成一堆，紛爭着看這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血汗。

會場的一邊，綑綁着一夥地主惡霸，過去，他們騎在農民頭上，屙屎拉尿，威風十足，今天，都一個個低着頭，他們的身旁站有縣團九體的，手執七九槍的民兵，站着要翻天覆地的無數農民在喇喊。這一夥地主的前邊，特別爲大家包圍在場子中央的一個，是那黑溜溜，統治黃河要口數十年的大地主惡霸劉象坤，他又名劉老二，是邊區臨參會副議長劉少白的弟弟，外號「二毛鬼神」，這傢伙是地主階級萬惡的封建統治的化身，他常掛上嘴上的一句話：「誰（指農民），還不是我手上抑着的一個東西，要他成個長的，就不敢成個圓的！」黑峪口的人民，在他的淫威下，無論大人娃娃，提起他來沒有不怕的。新政權建立以後，劉逆依舊作威作福，搖行鄉里，更依恃他哥劉少白是臨參會副議長，公然破壞政府法令政策，抗交公糧，抗做軍鞋，不服抗勤，敗逃大塑，走私漏稅，無所不爲。

幾年來村裏不敢給他家派做軍鞋，一年婦救會給派去了兩雙，劉家老婆大發雷霆臭罵道：「老娘娘，前方有的抗日，後方有的臨參會副議長，還做軍鞋，我的鞋還想叫你們給做哩！」前年當實驗學校同志協助本村民兵組織緝私隊時，劉逆竟公開叫罵：「消滅實驗學校，消滅民兵！」幾年來劉逆更頑抗公糧。第一年徵下一些公糧，劉逆搬來劉少白，騎着馬帶着警衛員，下到村公所，把村幹部罰斥了半天，嚇的村幹部都跑了，而後，不知從那裏搬來一張撥糧證，頂了他家的公糧。前年徵下三十四分六厘公糧，只出了十五斤，至今還欠着六百多。大地主惡霸劉象坤，在農民階級起來要徹底消滅封建的今天，他的罪惡是再不能逃脫人民的清算了。黑峪口村的八個自然村的千餘農民，在復仇的怒火下，用自己的力量，把這傢伙鎮壓了。到會農民一個個揚眉吐氣，興奮的說：「人蓋子被打倒了，咱們算正見到了青天！」茲將農民控訴劉逆歷年罪惡，擇要報導如下：

吃租放債養打手

劉象坤行兇霸道數十年

抗戰前劉家擁有千四百餘垧土地，吃租放債，魔爪伸至三四十里周圍，溝埋頭個戶王寶平老漢，年出二十五石租，民國十七年大年節，欠下他四石租子，劉老二硬逼着要，把老人頂置下的灘村强奪了去。任東山一次借了劉家十塊錢，現扣利大加三行息（現扣利一元，實借九元，每月利錢一元），只借了二十天，連本帶利就還了十二元。

劉老二强霸黃河渡口數十年，放着窯賭，手下養着一夥打手，想打誰就打誰。沿河口船戶很少不受他欺侮的。一次劉交拉結合着十隻船往保德運炭，劉老二說：「給我捎一個船，不然船不能開。」交拉們得罪不起他，只得給他白捎一船，共三次拉炭六千多斤，還得給他扭的送到門上。貧農劉有相的媳婦被他挑撥離了婚，嫁給洋五十元，他從中就拿走三十元，弄得劉有相人財兩空，還不敢哼一聲氣。×××的父親賣肉，劉老二割了好多次，一直沒說個給不給錢，他父親叫他去要錢，那時他才是十來八歲的娃娃，進了門就叫二先生，說來要肉錢，劉老二訓罵：「吃肉還要錢哩？」娃娃說：「多不給，少給些。」「快滾出去，給我地上抖上黃土哩！」窮家子的娃娃，站都不讓站一陣。貧苦農民劉貴來的父親，那年抄……

——廿五年紅軍東渡前後——

劉逆勾結反動軍隊殺害人民

民國二十五年前後，紅軍東渡抗日時期，以劉逆爲首的地主，組織「防共」之名大肆捕殺人民，先後有任好光等七個貧苦羣衆被殺害了，僅一次即向反革命軍隊告密了三十六個農民，除被殺死者外，其餘不少受盡非刑拷打。任好光十六歲的兒子秋生，於父親被害後的第三天，偷偷爲父親上……

……攻，被劉老二知道後，連忙引上反革命軍隊把他逮捕了，在不到一天的時間，連着三次催着「快殺！」要把他家劃爲「除根」，被吊綁在青龍山上（本村南山坡），秋生遭受害時，村裏的人來，當時還家人都哭泣，看到這可憐要死去活的孩子，都暗暗的哭泣。羣衆費了很大的周折，才保下了秋生孩子的一條命。劉老二常講「黑峪口，三分之二的人都得殺！多殺幾個才安寧！」今天，被害者的家屬和一……

……些被害未死的人，在千餘人的復仇大會上，痛訴着十幾年的冤仇，血淚下流，無數羣衆都流下了傷心的眼淚。任有果的老母親指着劉逆的鼻子問：「我兒子犯了些甚麼罪，助紅軍買了些東西，臘月初八從陝西回來，你家一人就報告白軍，你家老人傷心的大罵「二毛鬼神」，我們窮人的紅軍事，是你領兵老百姓叫殺了，你說爲什麼！」一齊村農民白日旺，「爲他兩姊妹口就失戶，你且……」的死一個，他在黑峪口看見綿花，被……

下由陝西逃來的鋸木人，劉老二知道後，就懷疑是「你家來向劉貴來說：「你家來了媳婦子，咱串串。」走進門去那媳婦認不得他，一陣罵來答，他就轉身出門揀起一塊石頭，把門窗亂打一陣，……又從炕上把鄰年鍋、媳婦拉下來一陣亂打，說：「來到黑峪口，不認人！」一次他又帶着一夥打手，因爲要博賬，打得任鐵蛇爬不起來，後來跪着求……

……竟鉛碾了兩座酒席，賠情，立刻還了五十元賭賬還要了六元「打人工錢」才算了事。鬥爭會上羣衆吵嚷：「換打還得出工錢，世界上竟有這樣的惡霸。」

劉老二和反革命軍官講着如何殺死他兩姊妹的事實，他揮着兩臂，高聲叫道：「地主是狼心狗肺！打倒地主！」一隻眼的貧苦老漢，當時也是被報告的一個，他赤膊身子指着劉的和脊背上燒火燙和繩索捆的傷疤，顫抖着說：「劉老二，你看看我好苦呀！」一霎時很多人都激動的喊起：「向劉象坤算賬，消滅地主階級！」

逼羣衆修反共工事 乘機大肆敲搾貪污

劉老二當時是漢奸，威逼人民修建沿河反共碉堡砲台，並乘機大肆敲搾貪污，任雙喜那時才十歲的兒子，被拉住做苦力的，大人都吃不消，那小孩子就挑不動，石頭，一身上走，壓得直不起腰，腰背都駝了，成了殘廢的人，至今已二十幾歲，不敢了。二事都不乘機敲搾貪污：劉老二在修碉堡，將大批的財物甚至款項不清的洋灰（當時一斤洋灰值一斤麵）被他貪污了，做工的人連二十二包約兩千斤洋灰，被他獨吞了。許多村莊羣衆，逼着修碉堡，挑土人都沒見過……

……雕樓碉、失修扭等，幾被他搬走了，又被他家的來的不叫拿光水桶的木料，當時被劉老二總估成自己的了。提起這些事，老二年幾年做苦工的人一齊高呼：「向劉老二清算工錢！」人要「掙扎」工錢，向劉老二要錢時人個個都要命，叫家家戶戶做銅錢一斤，至十斤，逼得把推……任王德老漢窮的沒錢買麵，……

劉逆看見誰家像樣的女人，就強姦，貧農婦鞏夫任拉估，在劉家手裏當奴了幾十年的奴役，年年給他打水耙糞，住的窯眼窄，每日一擔挑外做夜爬，挑得夜，一步被劉都不院跑跑出來，最後還被逼得坐牢病死，老婆也被佔着的，佔住院。劉估了住的，劉逆見媳婦、姪女、後被任張估過濟南縣的觀看者都被估過，甚至他的親母親也被佔了人，劉逆還引上地主老婆的兒子……（李）

劉逆……下的一斤白麵做了烙餅，還換了不知多少錢，後來都發下的烙餅錢，都是劉老二貪污了。會上任玉娃老漢向大家發問：「你們見了一個錢沒？」全場回應：「沒見！」全村人沒見一個錢。婦女們一邊湧到劉逆面前一邊說：「還我們的烙餅錢來！」

關中分區地方兵團

收復馬欄鎮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關中分區解放軍地方武裝兵團，廿四日收復民主政府前專署所在地之馬欄鎮，現新正縣境內已無敵踪。馬欄是於本年二月二十日被胡軍侵佔。又二十一日企圖由栒邑東南地區向南竄擾之胡軍二百餘人，遭我邊區被服局工人游擊隊襲擊，計斃傷俘敵三十二名，繳獲捷克式機槍三挺，步槍十一支。

第二批參戰隊出發了

興縣群衆熱烈支援前綫

（興縣訊）此間民兵羣衆已捲入熱烈的支援前綫運動中。全縣若干民兵擔架隊及運輸隊，正紛紛開赴前綫，婦女們緊張地趕做×××鞋，參戰民兵羣衆由縣區村民兵幹部帶領，開往前方隨軍服務。第一批參戰隊××人，已勝利歸來，第二批若干名已集中出發。這些參戰民兵和羣衆，大都是在土地改革（部份村莊）和調劑土地中得到土地、糧食的農民，對參戰特別踴躍。紅柳樹圪洞貧農杜補全，他大兒病了，其餘兩個兒子年小，羣衆說他家裏離不開，他非去不行。大家知道他家有些困難，自動借給他四小斗小米和一些豌豆，送給他一雙鞋。一區崗鹹中農王八兒，第一次參戰返回上，這次動員參戰，他不等鞋子做好就去報名了。城關原計劃動員十六人，結果去了二十人。新翻身中農郭兒兒，去年他分到一塊坪地，鬧完九月娶媳婦，他聽到參戰就去報名：「參戰回來再娶也不遲！」（玉閣）

（本報訊）後方醫院一部於本月三日到達興縣××村，接收此次輪來戰役傷員，該村工作團同志和白村長幹部領導全村羣衆晝夜不停地借東西騰房子。兩天工作，一切準備妥當。八日傷員抵河，該村男女老幼均到河岸相迎。婦女也爭着抬擔架，並熱情慰問傷員。婦女幹部王三娥率領婦女給傷員們洗衣拆被，洗乾淨後，將衣服送到每個傷員跟前，慰勞品不斷由各村湧來，僅某某等村一時即送來雞蛋二百餘，雞二十三隻，羊肉五十七斤及各種菜蔬數百斤。八月十六日神府王家莊，擁軍模範劉來愛（女）自己變勞活羊一隻，並帶有王家莊羣衆慰勞白麵，及帶來神府縣政府慰勞傷員慰勞金八十萬元，向白文醫院致慰，並到各病房慰問。（英漢）

邊區級各機關集會
討論生產救荒
今年棉衣爭取再穿一年

（本報訊）本月二十二日邊區級各機關幹部同志於後勤集會，檢討半年來之生產並討論生產救荒問題。上半年因亢旱不雨，各部小塊菜地多無收成，而須大部或全部買菜吃，只有保安處未買過菜。雨後搶種，各機關均有顯著成績（分局近郊遭水冲毀二十一畝，損失佔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現正準備補種；氣節雖已晚了，但他們認為「只要長出菜子來，就能充飢。」並開展多樣性的燒石灰、紡織做鞋等生產。各機關以三處生產較差，幾畝白菜幾乎被水冲光，所種山地至今尚有一部分未鋤過，應及時補救。關於家屬生產，行署家屬隊的紡織盈利可解決伙食費全部。後勤二家屬隊兩月來已織了單衣四千件、棉衣六百套，所種秋菜蔬將近全部解決。談到節約，大家認為值此救荒救死的嚴重情勢下，應更深入一步。棉衣不太破的即補一補，爭取再穿一年。糧食自改減後，大多數單位未超過。保安處改為早上吃稀飯，下午吃乾飯，雖然肚餓，但同志們認為老鄉苦，我們也應當吃苦。行署、政治部公雜費均節省不少，司令部亦有節省（前者節省一半），司令部雖已部分改為「親自動手」。另外有個別單位超吃糧食，後勤尚有些延緊未能親自動手，應予糾正。最後對供給工作，供給標準多有檢討，現正研究改進中。（王廉）

貧農張守林
收年蓬籽七八斗
能頂五十天口粮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四區北丈子村貧苦農民張守林，為解決明春口糧，籽種困難，抽農閒空隙，砍拔「年蓬」。八月五日起，十餘天中，已經打了三場，收下「年蓬」籽八大斗多；還有二場未打，估計全部打完後，可收一石三斗（大斗）。經過水淘，碾子碾後，以每斗實收六升算，可收七斗半至八斗。以他目前生活水準，他全家四口人日需口糧一小升計，足夠全家四口人明春五十多天口糧。（「年蓬」俗子、枝子，明春倚可解決一個半二十五天到一月的飼草。）目前他兩個小子每日還在繼續拔。（古寒、李延年、馬昌）

臨縣奸商張世民
冒充復員軍人逃避抗勤
被群衆檢舉出來補還欠工

（臨縣訊）城內二道街奸商張世民，原係某部復員軍人，為逃避抗勤，他縫紉內的僱下，款搞下來後，沒有回家，住在臨縣城內。去年四月分隊長設法叫他服抗勤，他說：「我是復員軍人，該叫我支差了」問他的復員證時，他說復員軍人沒有復員證的多啦，以後即再沒有叫他服抗勤。今年召開全體復員軍人會議，審查復員軍人證及手續時，只有他沒有，始發現其冒充復員軍人，幹部乃和群衆商議，七月二十三日晚召開大會處理。會上貧農秦良旺說：「人家退伍軍都有手續，你為甚沒有？不然你把部隊上的歷史講一講。」再盤一下他的[illegible]形，才他也說不住了，群衆說出眞相。群衆提出要處罰他，民主決定除補欠下的抗勤工外，罰小米二石。按張世民有山地三十餘畝、水地四畝，個人餅鋪，雇有長工，栽[illegible]一座，[illegible]一座，臨縣城內也有大[illegible]兩鋪，[illegible]生；且[illegible]其有[illegible]賺吃利，[illegible]政府法令，倒販赤金、白洋之行為。（郭潜）

讀了杜家渠備荒報導後
我的檢討和聲明
任景德

讀了七月二十六日晉綏日報一版「河曲五區怎樣領導杜家渠防旱備荒」報導後，有以下的檢討和聲明：

我們對杜家渠的備荒工作確實是自流的，正如報紙上指出的只解決些口粮和統計一些數目字就算完事。但從杜家渠說來，還是五區（特別是六家寨行政村）在解決貧苦群衆困難上還比較注意的地方，別的如拉達等小村連這樣的領導也沒有。幹部們怕犯強迫命令，結果放棄了領導，困難的解決很不徹底。

我對備荒工作的領導與認識也有偏差，害怕引起群衆恐慌，下去只提「搶種」，連防旱備荒都不願提。至於在作風上是跑腿的，因搶種是有時間性的，一日不和一日同，為了要提各村搶種的數字，滿想多佔然村不跑就沒辦法，結果到處跑，盲目的空喊一遍，大部份地方備盪了沒檢查。以上是我的初步檢討，下面是兩點聲明：

一、四月二十四日開後，行政村幹部會開會，會後到各村組織調劑耕牛的工作，但領導上根本未提及。

二、報上說：「區幹部任景德到了村選，找不見一個男人，也找不見自然村幹部就走了，在路上碰見村主任，便搶了句話：『回去叫大家趕快種瓜，有人至少一晌苗。』」我當時在河曲五區大性的報導，我二十八日離上臨縣參加土改工作，在路經杜家渠時，恰巧回村做搶種工作，社保會一起從村上回來，途中見到臨縣農會民，我們便討論一會，便說他越「看緒土」，太陽快落山了，我了小隊長杜拔仁杜牛小等，研究了種和秋備荒路便走了。我們到村中時，叫住下，我主任一在郭家莊，田間一遇，群衆叫我，找不見一個男人和主任，自己組織有「一到了村選找不見一個男人，找不見村幹部」的事，這是不符事實的。在村幹部「一」，但請在這上碰見主任，見了幹部會有「叫群衆研究搶種」的一百苗勁，隨會說過的事，在這一時期我在檢查工作時間太短，我估計是檢查組的同志因一時疏忽以致發生與事實不符。

寧武城關
街長強迫命令組織民兵
地主流氓混入進行破壞
領導上已加整理將壞份子清除

（寧武訊）城關街長劉通，於去年十月的一個晚上，派民兵張金善、劉志等分上稽到各街按戶口把子把人叫到街公所院前，又把大門關住，當即宣佈：「你們都是民兵！」又講了民兵的任務，將叫來的六十多人，編成四個小隊，七個小組。當編好後，就被混進十七個地主、漢奸和三個流氓份子。從此，他們披着「民兵」合法外衣，設法禍害，勾結縣府（？）抽取紙煙款，欺壓群衆，公開污辱婦女，如分隊長張斎領民兵在夜到了劉全家就不走，要住夜。在街上碰到女人，他們就要流氓手段，唱淫詞調戲，故意破壞我政府威信。另據，地主郭步雲、張根成勾通小隊長張步先，把街公所的三支步槍毀壞投[illegible]；不到三個月內，民兵中先後有十人投敵或移住敵區。這一嚴重問題，引起領導上注意，從今年四月份開始，經過兩個月整頓，貧僱農和工人出身的民兵研究討論，將混進民兵中的地主、特務、流氓等份子開除出去。（楊久良、閆[illegible]潤）

崞縣八區中三村
張科斗非法騙娶抗屬
已送交政府處理

（崞縣訊）（遲到）崞八區中三村商人張科斗挑撥抗屬郭上清同志女人，於今年四月間到區公所，假托其丈夫犧牲的藉口，提出離婚，政府要他拿出烈士證明時，她又說石盤山，當由該區同志寫信給郭上清同志，郭在覆信中說明真相。張科斗竟勸其安心生產，再度挑起離婚，不料該女人回家後，私自給張科斗撥了離婚。郭上清同志到二十三日發覺此事，當將該村幹部非法結婚的目的。我區幹部衛村保障革命軍人婚姻，當將該女人押送政府處理，為保障軍人婚姻已受群衆批評，並向抗屬道歉，決心改正錯誤。又此村幹部已因此次事件...此村和婦女工作...區幹部同志向抗屬...常即通知政府，給河曲去信，將女人追回。（王[illegible]）

嵐縣斜坡村
積極搶救水災

（嵐縣訊）八月十八日，明通後，河水暴漲，斜坡村被淹的莊禾三百四十畝，群衆勤積極，終日從村外，搶救莊稼，全村出動把泥沙起，倒伏的莊苗把它扶起來，跌倒的有可能不成一年子地。一個半年決定，來年春耕時給防水的物，減少損失。（郭普慶）

搬倒一根「旗桿」
崞縣北莊村群衆
懲辦王錢觀破壞土改被鬥爭

（崞縣訊）九區北莊村群衆處理了地主惡霸王錢觀。王於四五年當選當村公所「村警」，向敵人告密，威脅群衆，給地主當狗腿，敵人每天來要差要東西，盡給窮苦人們派。窮苦人們在地主田裏撿些東西也要挨他打罵（他當看門的），而他又專偷少錢無勢人家的莊稼。把自己的閨女送上日本人的炮台，仗日本人勢力詐取群衆的白麵、肉、白洋等。敵人收鹽稅時，他更設「對公處」敲詐群衆，自己則大吃二喝，吃香瓜是論馱的。四五年冬日本投降後，竟又混入我新政權當村長。兩月間私賣了倉勞糧一石多。其他貪污尚未清算。當本村進行土地改革，鬥爭地主奸霸王士生（現已逃往太原）時，他昨晚對群衆，提進農會給王士生透露消息，開會時，群衆因顧慮這些還不敢說話，他就乘機公開說：「我們（指老百姓）都沒說的，再把我們綑走吧！」群衆起來要他說話時，就叫「綑農會的人。」群衆起來了，他就威脅說告縱群衆。群衆鬥爭王士生，他就在一邊公開說：「王士生說話全是壞的嗎，就一點好的都沒有嗎！為啥不說好的了？」鬥爭勝利後，他又分到果實。此次工作團來做財經工作，他暗活動大家叫少報產量、地畝，選他當評議員。工作團來後，他果然當了評議員。初則哭窮，繼則反對丈地。貧農王昌芳接近工作團，他即活動其女人拉後腿，在下級設即淚蠟八路軍。由於他的活動，使工作受到很大阻礙，半月無進展。工作團當即將他扣起，交群衆處理。在群衆大會上，大家講出他過去的罪惡，一致要求他退出鬥爭果實，退出水旱地共三畝。其他布疋糧食用完了，群衆未加追要。群衆反映：「可把咱村的旗桿撥倒了！」（李子健）

地主窩藏地主
被群衆查出來

（臨縣訊）二十前街地主劉常曾，包庇他女婿李麟昌，被群衆掃算，被逃查出來。李麟昌係南場村地主，南場村土地改革時，來附近，即把兒子李[illegible]

群衆：「你南場村群衆說二道街群衆不負責任，包庇地主翻身，不讓南場村群衆翻身，你們不是破壞我們的團結了」在群衆面前說：「劉常曾縱包庇地主的老婆說，李麟昌該村時，李也即要去劉家疑起（後被揭穿）。民兵清查李麟昌長，懷群衆清查戶口，即清出李靜廷來，並要追回原村，劉常曾包庇地主的問題。二十三日會上和街民問題，一併處理。群衆都放開，接受了追個（劉常曾），後向群衆承認錯誤，下，當將劉常曾以小米二石五斗），群衆才放開。（郭潜）

讀者來信
關於郵工菜金問題

編輯同志：

看到八月十六日晉綏日報第二版刊登前有關於三八分區郵工的菜金問題以後，我們感到很是一個極好的信，使我們能在各分區的實際問題，甚至在一個分區的各部，所屬人員的菜金規定上極不一致。因此時常發生不必要之糾葛（如非郵工帶菜金少，甚至不給開做等），對郵工情緒很有影響。近來軍區司令部和行署依據節約救荒的精神，已於八月十九日頒發了一個聯合命令，關於四七年度的供給標準有了新的明確的規定，如在關於伙食費，明文規定：「出差人員不論軍政地方，或過往人員，亦不論成年或小孩，均停止中餐費（按即中午每飯的伙食費）。每人每日按標準，無論到處政站，兵站一律按五兩招待。一日按附發收費（早晚兩餐各收二分之一），不得多要或少付。」這樣，郵工菜金問題也就解決了。望各地郵政局及郵工依此規定執行。

晉綏郵政管理總局　張敏

靜樂坨台坪
查出富農竊取果實
當即令其全部退出

（靜樂訊）坨台坪村貧僱農小組，在村的生產困難時，發現出富農楊成等四戶在運動中，混入貧農小組，在[illegible]鬥爭中，被冒充為中農，在小門爭果實分得了不少。經群衆[illegible]，他們說：「一嗎，不好好勞動，並向中農吃二喝，就都有了，保持住了，一個我們就苦人，就好了，大家就不論不一致認為，經大家討論，認識到他們身上的剝削關係，封建富農，他父子倆當窮苦老鄉，對群衆作奇剝削，[illegible]抓一把，食苦老鄉昌樹，父親今春得病，但仍由[illegible]，要十六元白洋，他家樂，給富農了一二年長工，共家中人得病，吃了，群衆指出他即要他退出侵取的門爭果實，當場退出，其餘三戶分果實的富農亦將果實退出。四家共退出糧食三石六斗、驢一頭、牛一條，作為貧苦群衆生產之用。（杜林、邱茂章、王萬懷）

新華社記者評美蔣雙簧戲

美製造藉口繼續援蔣內戰

人民將把蔣家婊子由完全破產推入永遠的墳墓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新華社記者評論魏德邁聲明之後「蔣家」朝廷的藉口細細做唱，正表示美帝國主義者方在上演上海大世界遊藝場裡演唱之類的雙簧戲。美國帝國主義者明知「貪污」「無能」是與蔣集團根本無法分解的東西，因而要這個滿身腐爛的蔣介石來「改革」，是等於來叫大駱駝穿針眼，那麼這一「實際效率」的花旗老子，爲什麼定要兒子做一番絕不可能的事呢？其目的只有兩個：一方面替美帝國主義當局製造藉口，以便將蔣介石集團的馬桶當作加粉刷之後，就可以大擂大鼓的將軍火及貸款投入蔣介石的無底洞；另一方面，魏德邁的假模假樣的一篇屁「公正」與「中國人民渴望和平」等等的花言巧語，正是爲的想緩和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這臭腐統治的憤怒。二十七日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就洩漏了天機：「魏德邁聲明是來掩蓋援蔣反共之門」，同時，紐約時報就直率了當道出「蔣『主席』之下許多具有能力的『權威』與業績，是『絕對』勝任改革的」，亂心話說出來了：蔣介石和四大家族都是好的，一「權威」的，壞的僅是一般「顢頇無能」的底下職員，「推力政府機關」一人員，須略加「改革」而已。

揚母唱了一陣之後，孫子於是跟着上場。以孫科、吳鐵城爲首就大表演其姣女陪良的文明戲，貫題目叫做「清除貪污」和「國民黨治貪污條例」，貫有幾個心照不宣的「好處」：各個集團可以乘此機會將每人的眼中釘拔出氣，同時「肅清貪污」就一併有「政績」了，我們今後可以看到不少責辦撤換CC或政學系推薦孔宋集團之類的笑話。選之後，魏德邁滿意的回來了，再一隨又唱，隨之而來的，大概就會是丑角唱粉生，花旦唱花旦的所謂「改組」。美聯社二十七日電：「魏德邁過的批評將被國民黨中委們徹底消化，他們將於最近開會，以部份改組國民黨中央的『聯合政府』」。孫科就更出色了，他在廣州對中央社記者談話：「孫氏一向外間對魏德邁聲明誤會爲美國將完全停止援華（蔣）之前奏之一切疑惑。」他強調「特使」之主要任務，乃在確定美國應如何援助中國。」因此，吳鐵城感激涕零了：「魏德邁將軍在談話，是坦白的氣舉」。因此魏德邁所指點的，不過是一套變黄罷了。

然而變了的紙觸戲，乃是孫科魏德邁的大放「和平」厥詞，歸上目的國會但來取一段援兵時間，給蔣介石重新整頓與裝備部隊以加強軍攻的機會。但他知道這目的的達成將爲分化難，於是他只好求其次了：一、援蔣與內戰不可分，而內戰與援蔣的數量又不可分；可是，更必須有所藉口來說服美國國內對無底洞望而卻步的一班財政老闆。二、爲保持在當老子的身份，因不得不有所辯護，然而請句太重，又可能產生娃娃們當中一可憐的美國主義」與內部洩氣的副作用，於是就必須有精彩表演，上以說服老闆，下以給嗎啡打氣，但就須要與衆不同的和CC、黄埔等羯爲有別的嗎啡來說話，等於舊式魅物圖的精彩節目是洋人與動物合串一樣，孫科裝演魏德子之後，就以新縣法態出現了，魏德邁在後邊唱一要世和了罷」，孫科就滿場打滾：「打！打！」「非以武力敉平共黨不可！」由公開法西斯同子蔣介石來唱「打完亦完」，與以「自由主義者」黃俗賓淫的孫科來唱「打到底」，是會有一些分別的，但猶我們可以預料得到第三次又會上場的，銅鼓和刀槍就會來了。

記者最後指出：魏德邁在各方面的擊發破產和蔣家朝廷的被各方面宣佈破產，也最後宣告了一點類子猢猻如孫科之流的最後破產，人民將把他們由完全破產推入永遠的墳墓！

蔣介石就是災難

水淹解放區蓄謀已久

人民有力量戰勝蔣製黃災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日電）蔣軍挖掘貫台前堤澗等險工，引黃北流，這是蔣介石蓄謀已久的事。自今年三月十五日蔣賊第一次與我修堤未竣，堵死花園口，使黃水突迴故道，隨淹解放區，泛期中，紹人民死力搶救，幸未成巨大災之後，七月底進入大汛，水勢猛漲，蔣賊又在長垣堤上開挖工事和六道深溝，使大堤失去屏障作用，更在朱口、臨濮等險工割斷堤繩，撿個割莊高村等險工，準備放水，幸解放區人民日夜趕修了一千八百里大堤，擋住了黃水襲擊，蔣賊陰謀又一次失敗。本月十五日，水位突增五十八公尺七寸，此爲大汛後第二次的洪水，蔣賊見有機可乘，乃選擇了曾在民國二十三年決口的貫台前堤澗等險工，挖破堤大，引黃北流，企圖以大流沖刷我黃河北岸大堤，淹沒滑濬一切村莊，破壞今年冀魯豫人民十餘年所未有的大豐收。「蔣介石就是災難！」一人民是看清楚了這的，他們化憤怒爲力量，正進一切努力防禦黃水。蔣介石只以爲黃水便會淹沒解放區人民，他忘記了解放區人民仍然有力量戰勝蔣介石，當然也能動員全力來戰勝黃水。

塔斯社發表聲明：

蔣政府封閉大連港 違反中蘇條約規定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塔斯社二十八日自莫斯科發表聲明，指出蔣政府封閉大連港口一事，乃違反中蘇條約規定。聲明原文如下：「中國報紙近刊載中國行政院決定封閉大連港，及未經中國當局特許之外國船隻不得駛入該港之消息。塔斯社奉命就中國報紙此項消息聲明：按照中蘇條約有關大連港的協定第四條，在對日和約訂前，大連港受建立於旅順口海軍基地區的政權管轄，顯然由於若干蘇聯行動，一引起的情勢，大連港迄未如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條約所規定，對一切國家開放貿易和航行。但是蘇聯船隻根據上述條款，有無可爭辯的駛入該港之權利。」（按蔣政府曾於本月二十一日宣佈「封鎖大連港」，禁止未經其許可的任何船隻進出，在此前一週，美政府曾於十四日要求蘇聯「開放大連」。）

簡訊

南京報紙十二家八月二十九日晨未能出版，現因爲印刷工人於資方拒絕增加工資百分之八十，並提高九月份底薪之要求後，舉行罷工。

文化界著名領袖郭沫若

困居上海賣字維生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津報訊：我國文化界著名領袖郭沫若，全家困居上海，在物價高漲下，藉以聊生。近由友人建議，賣字維生，潤格自三萬元至二十四萬元不等。一代文豪，舉世共仰，目前竟被迫鬻字維生，足見蔣介石統治下上海文化界生活的艱窘。

晉冀魯豫新聞界

檢查土改中的立場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日電）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及人民日報社，迎接全區即將到來的大復查運動，旬日來，積極進行思想檢查。總分社自二十日開始檢查一年來個人在土地改革中的立場，反省各自與地主階級（包括家庭、六親及各種關係）思想的物質的聯系；第一星期爲個人反省，第二、第三星期爲反省報告及小組討論，對每人作一總結後，即進行一年來工作大檢查，公開討論與檢討一切不符合立場及群衆路線的事實，擬定改進今後全部工作的方案。同時並與太行分社共同研究將通訊網建立在貧僱農幹部基礎上的方針，現在多方收集材料，並派專人至下邊通訊工作作得好的黎城北流、涉縣王金莊等地調查，準備在複查中創造新經驗。人民日報工作同志，從上月二十日，即在中直機關「查田、查階級、查思想」的指示下，投入學習，學習中，發現編輯部門有些幹部尚存在「我家不是解放區，是城市長大的」，或「很早離開了家庭，思想上沒什麼問題」等錯誤深入的思想。本月中旬，該社又介紹了太行通訊會議中檢查立場掀起「整黑查」思想的經驗，中央局宣傳部亦號召「每個新聞工作者應該很好的檢查地主思想，檢查面向下面、面向本區、面向現實」。該社同志決心徹底檢查自己思想，以達到改造自己改進報紙的目的。

美國怎樣扶植日本財閥（續完）

三、發展金融財閥的標誌

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爲代表的日本金融財閥，戰前與摩根、杜邦、通用電氣公司及美孚油公司等美國大托拉斯就有過從甚密的國際卡特爾關係，日本投降後，金融財閥受到美帝國主義的特別鍾愛，乃是理所當然的了。

如衆所週知，美軍進駐日本不久，即將全部金融財閥的戰犯份子釋放了。在麥克阿瑟默認下，除「國家資本」中四億五千萬美金交給金融財閥「保管」外，並允許動用五十億日圓基金，竟作金融財閥的復興補助費。原來規定以日本紡織業賠償中國的計劃，在杜魯門賠償特使鮑萊赴日一「調查」後不久，便宣告取消了。去年五月以來，美日獨佔資本已開始恢復國際卡特爾的活動，不僅與摩根與三井、三菱間訂立了國際協定，而且美國三大托拉斯與三井也締結了美檢日與日貨輸美的協定。所有這些措施，加速了日本工業的復原過程，並使日本金融財閥的戰爭損失，在日投降後的第一年，便取得了賠償。

今天美日獨佔資本已完全勾結在一起，美國控制日本金融財閥以攫取超額利潤，日本金融財閥則吮吸美國資本來滋養自己，並覓取發展。今年正月以來，美國銀行在日本新設分行或正在籌備設置分行者；共有三家（「復原資助銀行」「建設財政銀行」和「信託儲蓄銀行」），從事於金融投資的活動。爲了提高煤產量，保證日本鋼鐵業正常進行。麥克阿瑟七月份貸給十一億一千四百萬日圓給日本二十三家煤礦公司（主要貸款對象是三井三菱兩公司），「復興資助銀行」亦準備貸款協助日本復興各項工業，今年二月間，日本紡織工廠錠數已突增至四百萬支。麥克阿瑟並採取種種特惠辦法，以期日本毛織業及其他工業恢復戰前水平，因此，日貨向國外傾銷，便被大大鼓勵了。上半年日本紡織品，棉紗生絲的輸出額，佔日本輸出總額的約百分之五十，主要輸出對象爲南洋、中國、朝鮮、英國及其自治領。本月十五日，日本對外貿易正式開放之後，日貨侵略世界市場之威脅，勢必加速到來，特別是在美蔣扶植下的中國民族工商業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將日益深刻化。

綜觀上面所述，在美帝國主義庇護和扶植底下，不僅沒有剷除日本法西斯的社會根據，反而保存了它。因此必須根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實現日本政治經濟的民主化，沒收日本金融財閥的全部財產，並用來賠償四國，特別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之浩大損失，只有這樣，根絕日本軍國主義對遠東和世界的威脅，才有保證。

港滬文化界

抨擊蔣賊摧殘文化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港滬文化界一致抨擊蔣賊摧殘文化事業。港「時代評論」復刊號稱：「蔣介石摧殘文化，已遠勝於滿清及北洋軍閥張宗昌、孫傳芳。民國二十三年時，全國九百家報紙中已有六百七十餘家爲其統制，「勝利」劫收後，民營報紙幾乎遭遇無幾，甚至通訊社、廣播電台、製片廠亦爲其一手控制，上海民營廣播電台一封即達幾十家。新聞紙統制後，全國每月只准用五百至一千噸，但上海一地即需三千三百噸，故大批報紙均被扼死，「文萃」等刊物未出版即被禁售，列爲「匪區」刊物，使大批刊物胎死腹中。至於統制印刷廠，搜查書店，以大卡車搬輸書刊，壓迫攤販，禁賣禁售等卑鄙手段，更層出不窮，使堂堂大城市如金華、寶雞等地，竟看不到上海出版的刊物。小說「鐵流」「毀滅」等均列入禁書，連大托爾斯泰、普希金等已故俄國作家，亦被目爲左傾。凡呼籲恢復政協路線、抗議美軍暴行的全國作家、學者、藝人，均被目爲「罪人」。因此，全國出版業瀕於崩潰，連商務印書館亦告危急。「財源」尋其無力再版，作家生活更苦，所得不抵一個苦工，全國作家專靠稿費生活者，不過二十餘人。教育事業更不堪言喻，預算僅佔全國總預算百分之三．七，四川自貢工專經費僅抵一個中央銀行職員薪金，浙江大學每月生活補助費只夠一次飯，致發生中山大學教授全家吃野菜中毒慘劇，金陵大學學生四分之一患肺病，重慶全市學生十分之九不健康，整個教育界充滿慘象。」

復大教授儲安平於「觀察週刊」評文匯聯合新民三報被封稱：「因爲三報都刊（蔣）政府引爲禁忌的新聞，可是他們所登的都是事實，都是（蔣）政府所不願讓大家知道的。（蔣）政府把新聞發表權統歸中央社，無奈中央社的消息不夠看的人愈來愈多，而三報所發新聞，（蔣）政府愈顧忌，讀者愈要看，（蔣）政府無法阻止，就只好制止，這是一種希特勒式的作風。」

記者陸詒在香港「光明報」週刊十九期撰文，指出蔣賊摧殘文化罪行，「是做賊心虛，面臨崩潰命運而發出的戰慄」。陸號召全國新聞從業員：「讓我們所有記者之筆都團結起來，掃蕩這一批摧殘中國民間新聞事業的罪魁，創造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說話的民主新聞事業！」

尋事　我號有件無人請送。呂猿鳳　北區上一（有者轉致收
鄧　陳滿十一東軍有，祇見　集四國軍紅後如者
張　（兒偷年自三家　）印現，加，軍部收網
鄧　（年區村七，江易有通，　現，縣十作在賀來報信
晉朔　見，者鄧貳　賀落告村

「窮漢閻王」

陳介平、藍敏、薛擬犀

北榆嶺村，有個羣衆最痛恨的奸猾地主韓興，曾經仗着敵僞勢力做過許多殺人害命的罪惡。水有源，樹有根，從他的根子倒出來，就不是「好根根」。

殺人不見血的「廩生」——第一代韓瀛

他爺爺韓瀛，曾在滿清光緒時大同府裏頭上了一名廩生，是一個訟棍，當過二十多年糾長，在村裏是一個爲非作歹的「鄉紳」，遇有貧苦農民和地主老財打官司，他就替地主顚倒，黑的說成白的，沒理說成有理，能抬手一撥，就不知斷送了誰的命。

本村吳倘富向他借過三十塊白洋，高利盤剝了五年，除利錢外又轉原本三十元親自交給韓瀛，舊賬一筆勾消，但韓瀛不消賬，昧了良心硬說沒有的事，要折吳倘富陽坡溝的十二畝好地，還要叫他再賠原本，韓瀛親筆寫了狀紙，蘸着黑筆點人的韓瀛編賠，同時又賠收買官廳，果然吳倘富的官司輸了，除十二畝好地丟了，還得另外再給韓瀛四十元白洋。韓瀛靠這樣敲搾剝削起家，從三頃地變成十幾頃。

酸眉溜眼的「街長」——第二代韓國禎

韓瀛的二兒子韓國禎，村人給他送了一個綽號，叫「街長」，因爲他三天兩日就要清一次街（附註：「清街」，是老百姓排在大街上罵人的意思）。閒來無事大街上閒串，看見誰不順眼就扭着脖子粗的罵開了，一吆的了是他的口頭語：「看你狗日的們的！遲早一日遇上我，怕不出息你孫子們！……」不管男女老小，一聽到韓國禎的罵聲，就怕怕的捏着一把冷汗走開了，韓國禎的兒子韓興當了一年甲長，韓國禎就要了七年的「催糧賬」，常常是爛賬本和算盤向農民要賬，一啥的！水牌上去年還有幾個錢，結算結算吧，他一看見農民給的有些遲慢，就說：「哼！狗日的們，誰不給我款錢，誰就是不想在榆林住啦！」貧農韓子成，除夕晚上正點起紅紅的旺火，他就一溜風的跑來，硬說韓子成有他三塊白洋，弄得韓子成心裏氣得直撥料，本來就沒欠過他的錢，在大年時節故意找人家敗興，你如一遲延，他就要歸罪你的旺火，逼得韓子成連夜去借了三元白洋，送走這個詐多端的老傢伙。半年來仙借過他兩塊錢，不到半年，他剝削去四畝地，廿元錢，他還給白做了兩個月的營生，又照例在大年三十晚上，訛詐去兩塊錢。貧苦羣衆們，誰敢翻開人家的賬本？「韓國禎的賬是永遠還不完的。」羣衆給這一家總的又送了個綽號叫「窮漢閻王」。誰給他們家當長工，誰就要倒霉，磚井村張富疙子給他當長工，實上命的受，他還嫌幹得少，長工們汗流浹背的受苦回來，不脫個清紅只白就接到痛打一頓。只有磚井王四短了他的韓雜住給當了長工，但是受不下韓家的氣和苦，半路下了工，一算賬七折八扣倒欠下工錢四百多，逼的老婆賣了來還賬。

韓家剝削長工的花樣多的很：每天長工快回來吃午飯的時候，他就騎上毛驢假裝去拾糞，半路遇見長工回來，便打發回去把糞送到地裏，休歇個晌也沒有指望。早出晚歸僅是一頓飯的工夫，便又打發長工到地裏去；下雨天挑糞，熱鬧，又担水……揑匠叫你不得閒，他們白麵羊肉的又吃飽了又吃餃子，長工每天就是那些「欠命食」，他們吃好的，還把長工打發遠遠的到地裏去吃。

奸詐惡霸的「二鬼」——第三代韓興

談到韓興他是排行老二，羣衆送他的綽號就叫「二鬼」，抗戰開始，日本人在杏六設下據點，他就投降日寇當了漢奸，在北榆嶺村當了一年僞甲長，以後又當了密探警兵小隊長，每逢韓興騎着高頭大馬回到村裏，羣衆都悄悄地走開，到村裏光馬料一天就得要一斗夜麥，後來韓興又當了窩窩會投點的警兵分隊長，他老婆去看他，派的是羣衆的騾獸騎子，送來送去。上蓼元邊堵了北榆嶺韓二來成的媳婦，當時沒寫婚書，他就懷見容，便說邊雖誰騙人家的婦女，要賠二百四十五元白洋，逼的邊堵上了一吊，幸有村人發覺救活，結果把牛羊青苗賣了個淨光。

韓興想蓋房子，就在窯子溝村強拆羣衆的房子，強迫全村的十幾個毛驢給他馱了四五天的房架，但他的牲口喫吃羣衆的莊禾，一大片綠蔭蔭的田禾一陣就被吃光了，羣衆連話都不敢說。

中農揚子海賣了一條毛驢，韓興說他賣了毛驢就是「通紅」，因爲毛驢是從南邊走，都是到了八路軍地區，除執走九十元驢價外，又把揚子海毆打一頓，眼睛也打瞎了，從此就氣死了。轉過來韓興又向賣驢的王發魁訛詐了四十七塊白洋，結果王發魁白花了一百三十塊錢。韓興在村裏就是這樣的橫行霸道。

×××

這個三代惡霸，日寇的忠實走狗，解放後畏罪潛逃，錦年政府曾沒收過一次他的宅產，土地改革中羣衆對其家屬又進行了徹底的清算，掃地出門，三代惡霸就這樣永遠結束了對北榆嶺人民的統治。

平凡的故事

——西北人民解放軍生活片斷　杜鵬程

在這樣雄偉的行列中，一個陌生人，一定認不出那個是營長或是戰士，那個是連長或是炊事員。說不定你指那騎馬的是營長，而他恰是炊事員的戰士，你指那背鍋的是炊事員，而他恰是連長。你看！十二連連長李江國一會替戰士扛槍，一會幫炊事員挑油桶。當行軍到山時，三個抗機槍的戰士走累了，李連長放下油桶，替他們抗了一挺機槍，炊事員看見連長抗了一挺，他把袖子一挽，就替他們抗了兩挺，去追連長。此時全連隊都加了速步追他們，吆吼着，歌唱着：……有些滑稽的戰士，學着老頭腰，逗得大家笑的直不起腰來。上山就地休息後，大家都說：「怎麼不見連長？」戰士們正在奇怪的議論，忽然看見一個人還挑着一担水過來了……大家跑過去一看，却原來是自己的連長。戰士們都抱怨的說：「你這會累壞啊！像這樣，下次別想再幫我們弄東西了。」連長放下水桶，用手巾擦着頭上的汗，指着那一口大鍋，正在爬山的人說：「你們看：十連連長王仲正，已經病了兩天，他還是一樣幫同志們的忙呢……」

這些在人民軍隊中本是平凡的事，然而解放戰士周常却因此心裏掀起大波浪，當天夜裏同志們都睡了，他却翻轉不能成眠。他想起自已在蔣軍一三五旅親眼見到的一切黑暗，又想被解放後在人民軍隊中的生活：他想到這裏，忽然一個人影閃進窯洞，他猛的一怔，看到那摸來的人，把戰士們掀開的被子一個個給蓋好；走到他身邊時，在月光中，他認出了是自己的副營長，他想叫，却又忍住了，靜靜的看着副營長把自己掀開的被子蓋好，又靜靜的看着副營長輕輕躡手的走出去。

從此，周常思想上眞正認識到人民軍隊的本質，掃除了心中殘留的不健康的東西，活潑了，有生氣了，行軍中一到宿營地，他就幫大家打草鞋，每天都是打到夜深人靜，全營同志都同聲誇獎他，但他一點也不自滿，他要前進，他要做一個眞正的人民戰士。

一語道破

——見聞偶感——　白冷

在一次分配鬥爭果實的會議上，各種不同傾向的人，吵着如何分配，有的主張按戶分配，有的主張按勞動力分配，更有的主張按思想和鬥爭中出力多少分配；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這時，領導上如果不能很好引導與掌握，很容易走到富農路線的分配，如果生硬說一套原則，羣衆思想上恐一時接受不了。正在這時，一個貧苦老漢發言了，他提出分配原則，簡單的只有十個字：「餓給饑人吃，火給寒人烤」。這兩句話多麼生動呢！話雖本身包含了它的階級性，提出這個提示，解決了以上的爭論，確定無地少地農民的要求，於按貧苦程度及人口不均分配。後來，土地財產的抽補，個別農民只要好地，而且要把窮地推出去。這時，又一句精煉的語言說服了這種思想，說句話：「一肉也要吃，骨頭也要啃」，話裏包含一條平均的原則。

這些話都是貧苦農民在其艱苦的生活中抽出來的經驗，說來又通俗，又新鮮，又明確，只要我們虛心聽取，加以轉揚，許多重大問題就可由此「迎刃而解」！

啞子

——消太敵後戰鬥小故事之三——　張雨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多鐘，武工隊員在村紗帽巷遇到了一個啞子，他端着了我們一會，臉上顯出喜歡的顏色，證明他已經清楚確信我們是八路軍了。

「你村有勾子軍沒有？」我們給他比了個勾子手勢。

啞子立即伸出四個指頭，隨即也比了個勾子，我們問他「有四個嗎？」他點了頭，隨後眼淚汪汪，用指頭指了一下天空，又指了一下口，接着兩手作出一個挖的樣子，我們問他「是天不下雨，勾子搶了糧沒吃的了嗎？」他點點頭。啞子見我們能懂他的意思，情緒更高起來，搶前一步，提出要求，左手比了個抓的樣子，右手比了個殺頭的手勢，而且咬着牙，表示恨的不行，要求給他報仇。並且他也做了個他自已用刀子刺勾子軍大腿的手勢，從衣袋裏拿出一把匕首，給我們看，上面還流有殷紅的鮮血。於是大家對這位敢於鬥爭的啞子都起了敬意。

我們從啞子的手勢中，探知某村的敵情，大家即決定同村幹伏擊。快接近村子時，三個勾子軍從村子出來了，我村幹部早發現敵人，只余的武器，就奔到敵人後面跟蹤，斧喊叫不動，可是我們的幹部也只拿一把鐮刀，帶槍的還在後面，敵人就舉斧以來，村幹一閃，從衣袋裏掏出個手榴彈，朝敵人擲去，三個敵人爬下去，等爆炸，可是我村幹部知道沒放火，趁機撲上去用刀砍死一個，抓住一個，其餘二個帶槍逃跑，我們一直追到村中，人跑了，抓住了在村中作惡的第二天從村子太原撈出，幾天後，非日一張據，三個村子也沒影了。

控訴

晉綏民主建國軍官團於本月八日至九日，一連開了兩天控訴蔣美暴行的大會，參加開會的解放軍官都是在陝北青化砭、蟠龍、瓦窯堡戰場及晉西南戰場放下武器的。大會上，他們揭發了許多美、蔣、胡、閻的罪惡事實，現摘錄幾段發表如下：

蔣介石把中國女同胞送給他的洋爸爸侮辱

「民國三十二年，蔣政府在成都設立婦女特訓班，招生廣告，是以『爲國家盡忠，爲人民服務』相號召；當時一般愛國的女學生，爲了在抗戰期中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便中止求學紛紛報名。那知經過一個短期訓練後，便強迫派到美軍招待處『服務』，專門供洋大人的淫樂！這些女學生在蔣介石的刺刀脅迫下，只得忍氣吞聲的度着非人的生活。」

——胡軍三一旅九一團九連中尉副連長黃毅

美軍在中國任意侮辱婦女，蔣政府置之不理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我們（八六軍六七師）駐防湖北來鳳一帶，親眼看見美空軍到來鳳城時，老百姓很少見過洋人，於是男女老幼都出來看稀物，那知美軍看到一個年輕漂亮的青年婦女，當時就用吉普車拉走。地方上的人民不服，向省政府控告，結果，置之不理。」

閻軍六十七旅特務連上尉連長張普

地主的房子怎來的？

劉鎮

——木匠李向榮在貧農會上的一段訴苦——

民國十七年地主梅潤圃蓋大房，僱我給他做木工，先頭他們吃飯包工，後來又弄成泥工，我和我兄弟小眼鎖不過，又接來上神村兩個木匠，共四個人，沒明沒夜的受了一個多月，共做了一百三十八個半工，合算成白洋是六十多塊，咱高興的步和梅潤圃算賬，人家一展眼把臉拉的沒有咱的下，一下，我這心裏就跌了一圪塔石頭，我問回頭把眼前那些受苦人們：「讓你們說，那些時是誰在那給他受哩？」一羣人們都說：「就你們四個人誰也看不見。」誰知狗日的們早捏好套子，他的狗腿先生說：「不管那些咱這是說在紙上、說不在紙下。」梅潤圃隨手把賬簿在地下一甩：「我還是要在紙上！」指住我，說不在紙下，由你，想到那裏就那裏！一樣，我心上就像火上燒了油，破出命要和他鬧一場，我姪姑起來說：「由你！你要我送到尊縣城裏，由我，咱兩今日就見一下長短（死活）！」衆人們看事不對，硬把我推回家去；娘哭在門上就哭就吼！「爲了他，不要鬧啦，把這口氣嚥了吧，一反正人家在花台台上，有什麼辦法。」娘氣的病倒了，沒幾天就死了，咱們這個窮伙計也要錢，點彈時在他那了十取下些來鍋，別的伙計也來問我要，咱故意沒辦法，只好把一個閨女問到上蒲孤鄉的富家，總共要了四十塊錢，才把這賬完了。這一筆寃賬存在肚裏已經二十六年啦，總算到咱們訴苦伸寃的一日啦，嘿！如今一提起這事來，肚裏都火直往！賢，心裏一一抖擻哩，你們看一看他老財的這個心，你拌來喂給狗也不吃！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號於寧縣後砂坡村